

177996

滇海虞衡志校注

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丛书

滇海虞衡志校注

〔清〕 檀 萃 辑

宋文熙 李东平 校注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九〇年·昆明

责任编辑: 李惠铨

封面设计: 吴国城

滇海虞衡志校注

[清] 檀 萃 辑

宋文熙 李东平 校注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印刷厂印装

云南省社科院电脑排版室排版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2.875 字数: 28.5 万

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3000

ISBN 7-222-00735-0 / H.7

定价: 6.55 元

前 言

《滇海虞衡志》十三卷，清檀萃辑。

檀萃（公元 1724—1801 年），字岂田，一字默斋，晚号废翁。安徽望江人。清乾隆二十六年（公元 1761 年）进士，选贵州青溪县知县。乾隆四十三年（公元 1778 年），以补云南禄劝县知县到云南，曾两度任禄劝县知县、一度代理元谋县知县，所在均有政声。乾隆四十九年（公元 1784 年），奉命运解滇铜赴京，中途失事，沉铜六万余斤，并以管理铜厂亏缺铜斤一万余斤，为巡抚谭尚忠请旨革审，遂被参罢。后受聘主讲昆明育材书院及黑盐井万春书院，在滇凡 20 年。学识渊博，斐声士林，著有《楚庭稗珠录》、《黔囊》、《粤囊》、《五溪考》、《大戴礼注疏》、《穆天子传注》、《逸周诗注》、《俚藻外集》、《滇南草堂诗话》、《法

书》、《滇南山水纲目考》、《滇海虞衡志》、《续修禄劝县志》（又题名《农部琐录》）、《元谋县志》（又题名《华竹新编》），以及蒙自、浪穹（今洱源）、顺宁（今凤庆）、广南、腾越（今腾冲）县志等。

《滇海虞衡志》是檀萃重要著作之一，檀氏《自序》称为“土训”之书。所谓“土训”，就是地方土地所宜及其生产品物的记载。南宋时，范成大曾著有《桂海虞衡志》，记载广西风物土宜，自称“以备土训之图”，檀氏即本范氏之意而作此书，故于《自序》中说“以《滇海》配《桂海》，标目悉仍石湖之旧，亦托于续且广之意”。可以认为《滇海虞衡志》是受《桂海虞衡志》的启示，模仿《桂海虞衡志》而作的。

《滇海虞衡志》所记，大都取材于故书，依其性质，分别汇列，因而有“成大多记见闻，而萃则汇录故书，此其异也，亦萃之不及成大也。”的评议（方国瑜：《滇海虞衡志概

说》，见本书附录）。其实汇列故书，把分散在浩如渊海的各种典籍中的有关资料，集中起来，以类相从，从十三个方面择要地勾画出云南的自然资源、物产品类、工矿开发、手工商业以及边疆民族的概略情况，为读者了解和研究清代中叶以前的云南经济和物产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书中有不少记载，还能提供线索，对发展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寻求并开拓更广阔的途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“书以致用”，《滇海虞衡志》正是一本“致用”的好书。

本书成于清嘉庆四年己未（公元 1799 年），嘉庆九年甲子（公元 1804 年），由滇人师范付梓行世，为师氏所辑《二余堂丛书》之一种，为世所重。清代江西新昌胡思敬辑刻《问影楼舆地丛书》，即将本书收入，并于书末跋云：“默翁此志，翔实远胜石湖。《金石》、《草木》诸篇，尤关实用，非巧弄笔墨，好为藻饰自矜者。”可见此书价值，早有定评。民国初年，云南图书馆据师氏《二余堂丛书》本重

校刻印。商务印书馆编印《丛书集成初编》，亦据《问影楼輿地丛书》本辑入印行。此外，清代张潮辑《昭代丛书》第九十六册有《说蛮》一卷，清代王锡祺辑《小方壶斋輿地丛钞》第八帙有《说蛮》一卷，亦即《滇海虞衡志》卷十三《志蛮》的抽印本。秦光玉先生纂《续云南备征志》，全收本书，以为编写地方志书的主要参考资料。可见本书在书成二百余年后，仍为学者所推崇，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减低其学术性和实用性。

本书取材，主要撷自旧典古籍，广采博收，偶亦参记见闻，考辨同异。书中所涉及云南自然资源、方物品类，无论从广度或深度来说，都不是一般封建社会的学者所可能望其项背的。道光《云南通志稿》的《食货志》所列云南物产，引用《滇海虞衡志》文者达一百五十余条，便是一个最好的说明。书中所记岩洞、金石，提供了云南地质、矿产以及旅游资源的利用开发资料。《志香》、《志酒》、《志

器》等篇，记载了云南著名或特有的物产、轻工产品以及生产地区，为开发地方乡镇工商企业，提供了线索。《志禽》以下各篇，则广泛记载云南动植物资源的品种和分布情况，虽非全面无遗，而大体具备。《杂志》一篇，则对云南的气象、气候等，作了描述和分析，并注意到地震对煤的形成、山河变化的关系，其解释是具有一定科学性的。最后《志蛮》一篇，则记云南民族的源流、分布、社会组织、风俗习性等，可以认为是一篇简要的云南民族志书。本书作者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清王朝乾嘉时代，一般所谓的文人学者，大都热衷科举，以图利禄，或钻研儒经，以考证训诂隐世，对于实际有关民生日用、经济生产等方面，少有注意及之。独檀氏能为人之所不为，于离滇归途中，写成此书，表示“拳拳于滇，虽去不远，终不相忘”。实则此书不止是作者对云南的留念品，也是一部有实用的经济专书。

由于本书是檀氏在离滇归途中所作，对于

所收资料，自难全面，详略之间，亦不一致，转录旧籍，每有出入，又未叙及资料来源，致难征核参证。又由于作者历史的局限，对客观事物也有误解，议论所及，复有迂阔乃至荒诞不经之见，并对各少数民族，每有轻蔑不实之词，表现其民族偏见，是其缺点，也是封建社会相沿成习的错误观点，读者自能有分析地加以明辨。瑕不掩瑜，这些缺点和错误观点，亦不足以减低本书的存在价值。由于上述情况，加上古今文字使用上和解释上的差异，读此书者，必将感到某些困难，有必要作一些适当的校注说明，以减少读者考核绎释之劳，使这一不可多得的著作，在云南以及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中，发挥更好的作用。

《滇海虞衡志》现存的版本有四：

一、清代师范《二余堂丛书》嘉庆原刻本；

二、民国初年云南图书馆重校刻本；

三、清代胡思敬《问影楼舆地丛书》排印

本；

四、商务印书馆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排印本。

版本虽有四种，但都同一起来源。除了个别单字因钞写转录错讹外，并无其他重大差异。《二余堂丛书》本是师范据所得檀氏手稿刻印，是最原始的版本，檀氏手稿今已不存，自然仅能以此为本主。云南图书馆重刻本是据《二余堂丛书》本重刻，书前有“重校刻”字样，是指校正了《二余堂丛书》本刻错的个别字，而此本也有错刻字。《问影楼輿地丛书》本，胡思敬于书后跋文明言是由其家藏《二余堂丛书》本而来，并说《二余堂丛书》本“编次不尽如法，欲求他本校之不可得，原书疑为师氏所乱，今悉正之。”但比对二本，除个别单字外，并未见有与《二余堂丛书》本不同之处，所谓“今悉正之”者，则未见一例。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是据《问影楼輿地丛书》本排印的，其中也有改正了《问影楼輿地丛书》本的

个别错排字，也有本身排印的错字。所以这四种版本，可以说是完全一致，并无差别，只是在个别单字上有刻错排错的地方。这次校注，以《二余堂丛书》嘉庆原刻本为底本，参照其他三本，凡遇单字有疑误处，互相对比，依文义择善而从。虽说是校，其实只是还原而已。

檀氏本书，文字简略，转录古籍，每有节删，或仅取其义，借抒己见，且未写明引用来源，自难以近似某书而以原书正其出入。且古籍所载同一问题，亦各据所见，非必一致，则强求以彼校此者，徒兹纷纭。所以，这次校注，首先尊重本文，不追寻所录来源，但遇本书所叙过于简略，而有须补充解释者，则酌录他书，以资互证。至本书中所涉及的物名、人名、地名以及古语辞汇、引用故实等，则酌加解释说明，年代并查注公元，府县则查注今名，俾读者开卷了然，无烦考寻。

本书原未断句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加有逗点，而亦间有失误。兹用现行标点符号分别

句读，以便阅读。

本书对民族称谓，沿用旧名，兹就可查明者注明现时正式名称，个别无确证者暂缺。至旧时习用的“獐”、“獠”等字的“犬”旁，一律改用“人”旁代替。

本书系由我室宋文熙、李东平二同志先后负责校注，并经王樵同志复审，付印前又由施之厚同志作了修改。成书仓促，疏略必多，尚希读者不吝赐正。

宋文熙同志于本书出版前去世，附志悼念。

在工作中，承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提供参考书籍，并给予工作上的方便，特此致谢。

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室

一九八七年十月

滇海虞衡志序

〔清〕师 范

废翁居滇久⁽¹⁾，以傲罢令，且获罪⁽²⁾。滇人士誉之者半，毁之者亦半。毁者之言曰：“恃才凌人，自荡于绳尺⁽³⁾，虽如柳子厚⁽⁴⁾，奚益？”誉者之言曰：“宏览博物，慷慨悲歌，有公而杨用修氏可以不孤⁽⁵⁾。”予于誉之说，不敢从同；于毁之说，更无所附和。盖翁敦笃人也，好学励志，喜急朋友之难；其著录固纯驳相间⁽⁶⁾，要皆出自机轴⁽⁷⁾，不肯寄人篱下。

予既与翁习，曾以所纂《滇南山水纲目考》命校⁽⁸⁾，删繁正误，为补辑数条，分编上、下卷，翁甚以为然。乙卯入都⁽⁹⁾，翁曰：“有以三百金购刻是书者⁽¹⁰⁾，子其许之乎？”予曰：“果有三百金，则翁可归矣。”遂并副本检授之。后购书者之父升丞粤东⁽¹¹⁾，旋卒，此事中止。辛酉小除⁽¹²⁾，翁枢返自江宁⁽¹³⁾，予往致吊，向令子吉夫选贡索此册⁽¹⁴⁾，吉夫答以未知，乃取《滇海虞衡志》相畀。予携置行篋，屡经翻阅，笔势郁纡⁽¹⁵⁾，文情古厚，出《范志》远甚⁽¹⁶⁾。今岁夏⁽¹⁷⁾，刻入丛书中⁽¹⁸⁾。有曰：“其志广也⁽¹⁹⁾，琐屑猥杂⁽²⁰⁾，引一老砂丁与谈⁽²¹⁾，亦无不知者，是何足刻？”或曰：“其志蛮也⁽²²⁾，风俗嗜好，言过其实，今之滇已非古之滇，是何可刻？”或又曰：“其志花也⁽²³⁾，以山茶、红梅、紫薇为三鼎甲⁽²⁴⁾，继之云：‘破荒洗陋’⁽²⁵⁾，大肆轻薄，是何必刻？”夫滇之巨政，惟盐与铜。盐铜

理，官民俱利；盐铜坏，官民俱敝。若必以琐屑讥之，是《考工记》⁽²⁶⁾可称匠作簿，《水经注》⁽²⁷⁾不敌道理表矣。其以为不足刻者，浅也。周之世，猱狁居于焦获⁽²⁸⁾，山戎处于陆浑⁽²⁹⁾，夷夏之界已混⁽³⁰⁾，若风俗嗜好，以予游历所及，蛮之不如者⁽³¹⁾，往往而有，盖非可以方隅存定论矣⁽³²⁾。其以为不可刻者，褊也⁽³³⁾。鼎甲重自明季，然苟无高文伟烈足以自立⁽³⁴⁾，未没世而已与草木同腐，转不若三花者之长耀天壤，谁陋谁荒，自有辨之者矣。其以为不必刻者，迂也。然则是志之成，产于滇者当知之，宦于滇者尤当知之。

方翁之掌教成材书院也⁽³⁵⁾，趋之者若鹜，无不用师生礼相见，予独以世俗之呼乡大尹者呼之⁽³⁶⁾，竖一义云垂海立⁽³⁷⁾，送一难貌扶骥奔⁽³⁸⁾。翁曰：“吾不意滇人中竟有吾子！”予曰：“嘻！十步之内，必生芳草⁽³⁹⁾，滇之人谢客闭关⁽⁴⁰⁾，不求闻达⁽⁴¹⁾，有倍于予者，有数倍于予者。翁矜其所见，而忽其所未见，是以予为辽东之豕也⁽⁴²⁾。”翁亦大笑，旋投以句云：“同是楚人滇较远⁽⁴³⁾，采诗知不薄菰芦⁽⁴⁴⁾。”越岁，予奉檄引见⁽⁴⁵⁾，翁和芦字韵枉饯⁽⁴⁶⁾，亦以予之呼翁者见呼⁽⁴⁷⁾。予曰：“骹之役，何相报之速⁽⁴⁸⁾？”翁真不长者哉！翁曰：“安知其不选江南⁽⁴⁹⁾？”辛酉五月⁽⁵⁰⁾，铨授望江⁽⁵¹⁾，严匡山考工⁽⁵²⁾、吴晓林庶常⁽⁵³⁾，皆翁高足，咸以翁言为奇谶⁽⁵⁴⁾。抵皖⁽⁵⁵⁾，复寄以句云：“江南山水寻常事，真与先生作长官。”未得报书而翁已没于旅邸⁽⁵⁶⁾。呜呼！宝气已潜，元言莫赏⁽⁵⁷⁾，每抚此册，如与翁对坐一粒斋吃瓜子、炒豆、烧酒也⁽⁵⁸⁾。邮告滇人士，其以予为从

同乎？抑以予为附合乎？

嘉庆甲子中秋前八日⁽⁵⁹⁾，滇人师范书于武昌湖舟中⁽⁶⁰⁾。北望翁柩，尚厝浅土⁽⁶¹⁾，念之愈觉怅然！

(1)废翁居滇久：《滇海虞衡志》作者檀萃字岂田，又字默斋，别号废翁，安徽省望江县人。萃于清乾隆四十三年（公元1778年）补云南禄劝县知县到滇，居滇共20年。见《新纂云南通志·名宦传·檀萃传》。

(2)以傲罢令且获罪：以傲慢撤销禄劝县知县职务，并被认为有罪。按《清史列传·檀萃传》：“补云南禄劝县知县，兴学劝农，政声大著，以不阿^①吏议，罢官。”不阿，谓不阿谀奉承。^②吏议，谓被官吏议罪参奏。又《清实录》卷一二九三及卷一三一二载：乾隆四十九年，（公元1784年），檀氏运解滇铜赴京，中途沉船，沉铜六万五千八百斤有奇，又管理厂铜亏缺铜斤至一万五千余斤，为云南巡抚谭尚忠“请旨革审”。

(3)荡于绳尺：荡，放荡不拘。绳尺，绳以正曲直，尺以量长短，引伸喻为规矩、法度。全句意为对社会礼法等闲视之。

(4)柳子厚：唐柳宗元，字子厚。顺宗时，王叔文当政，引与共事，叔文败，贬永州司马，移柳州刺史。以文名世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

(5)杨用修：明杨慎，字用修，号升庵。世宗时，以议大礼事遣戍云南永昌卫（今保山市）。用修博览群书，著作宏富，对云南文化影响甚大。

(6)纯驳相间：纯、精美。驳、杂揉错乱。相间、交叉出现。全句意为檀萃所著书，好坏都有。

(7)机轴：弩牙与车轴，二者同为机械的枢要，引伸比喻重要地位。《通鉴·汉纪》：“光武建武元年镇孟津，俱据机轴。”

此处借用，意为出自内心。

(8)《滇南山水纲目考》：檀萃所著书名，已佚。各《云南通志》及书目均无著录。

(9)乙卯入都：清高宗乾隆六十年乙卯（公元1795年），本序作者师范到都城北京。

(10)三百金：白银三百两。

(11)升丞粤东：升任广东省的丞。丞，疑为中丞的简写。明清巡抚，称为中丞。

(12)辛酉小除：清仁宗嘉庆六年辛酉（公元1801年）。小除、农历十二月三十日为除夕，除夕前一日为小除。《北京岁华记》：“先除夕一日曰小除，人家置酒宴，往来交接，曰别岁。”

(13)江宁：旧府名，今南京市。

(14)令子吉夫选贡：令子，称人子为令子。吉夫，檀萃子名。选贡，明代选举于每年岁贡生外，有选贡之法。

(15)郁纡：山路回曲。此处借喻檀氏文笔曲折有致。

(16)范志：宋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简称《范志》，后同。檀萃《滇海虞衡志》即仿《范志》而作。

(17)今岁：指清仁宗嘉庆九年甲子（公元1804年）。

(18)丛书：指师范编刻的《二余堂丛书》。

(19)志厂：指本书《志金石》“铜出于滇”条中有关铜厂的记述。

(20)琐屑猥杂：意为细小纷乱。

(21)砂丁：即矿工。

(22)志蛮：指本书《志蛮》。

(23)志花：指本书《志花》。

(24)三鼎甲：科举时代殿试考取第一、二、三名者，称为

三鼎甲。一名为状元，二名为榜眼，三名为探花。本书《志花》中，列山茶、红梅、紫薇为滇花之三鼎甲，喻为众花所不及。

(25)破荒洗陋：前所未有而今有之。本书《志花》中云：“滇无鼎甲，以三花鼎甲之，足以破荒而洗陋矣。”此盖本书作者游戏之辞。

(26)考工记：《周礼》篇名，专记百工之事。

(27)水经注：书名，北魏酈道元撰，专记我国水道。

(28)猓狃居于焦获：猓狃（读若险允），古种族名，亦称北狄。焦获，古地名，在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。

(29)山戎处于陆浑：山戎，古种族名，古称西方民族为戎。陆浑，古地名，故城在今河南省嵩县。

(30)夷夏：古汉族称他民族为夷或夷狄，自称为夏。

(31)蛮之不如者：古称南方民族为蛮，此处泛指汉族外的各少数民族。全句意为汉族也有不及各少数民族的方面。

(32)方隅：地区。

(33)褊：度量狭小。

(34)高文伟烈：高文，有价值的文章。伟烈，丰功伟绩。

(35)成材书院：各本均同。按“成材”应是“育材”之误。《新纂云南通志·名宦传·檀萃传》：“罢官后，主育材书院讲席，滇人多师之。”

(36)乡大尹：清代尊称知县为大尹。乡，犹言本乡，指滇省。

(37)竖一义云垂海立：竖，直，立起来。竖一义谓能申明一种道理。全句意为檀萃学问文章，为世所崇，每有议论发明，即如云之下垂，海水皆立。唐杜甫《朝献太清宫赋》：“九天之云下垂，四海之水皆立。”